

暮迟湖上寻渔家

□杨勤华

一进入“小雪”就真正是冬天了,到了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天就有些阴冷和暗淡。与友人卷缩在车里,一路无束,将车驶往郊外一个陌生的去处。小车穿村过巷,在暮色越来越深中停在了一个水岸小村旁边。下车来,天已近黑,夕阳所剩的最后一点光亮将土路映照得大致清晰,一水之隔的对面人家和树木已变得轮廓不清模模糊糊。

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一堆凹凸不平的石子路走到岸边,晚风习习,水边的寒气阵阵逼人。不多会,便在“轰隆隆”的马达声中,由湖中驶来一艘帆船。虽然看不见驾船人的身影,声音却传了过来:“接到手机就赶来了,还是让你们久等了!”

说话之间,铁驳船稳稳地靠岸,我们一登上上船,船上没有舱室,只有两条板凳,待我们坐稳后,船主将船转了个弯便向湖中驶去。船行没有多远,几栋在水中立着的楼房便一一清晰可见,这些房屋很像沈从文小说中描述的吊脚楼——只不过是水泥柱上建起的房屋,多了一些现代建筑的款味。我不由地站立起来,翘首匆匆去过的亮着灯火的一栋栋水中房屋。从一栋楼中还传出了电视机里歌声缠绵的歌声“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歌声似乎贴着船儿在渐黑的水面上漂浮,尽管马达声轰鸣,仍然让人听到了心里,不由得使我凭添了几分莫名的感伤。

船儿驶向了一片黑暗之中,风便陡然大了,吹得人有些冷,船主没待我们开口,便将船在湖中划了一个弧开始返回,再向一个灯火通明的湖中小“岛”驶去,之所以说它是岛,是因为它不是水泥梁柱支撑的房屋,而是,实实在在的露出水面的一块陆地,环

绕着陆地建有一幢楼房,房屋的前面还有一块不算大的场地,门前的灯光下有几株白色的菊花绽放,还有几盘摆放在大门两边的彩椒煞是好看。有几级台阶直至湖中,台阶两边有几株香樟树,似乎也还有两株桃树,它俨然又是一个温馨的小型湖泊码头。

我们拾阶而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孩童热情地迎接我们,船主告诉我们,老人是他的父亲,孩童是他的儿子,女主人已经开始做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冷的空气里能够闻到从屋子里飘出来的烧鱼的香味——这是一种让人有回家感觉的味道。走进屋里,暖和多了。女主人是位三十多岁的清秀女子,她热情地为我们泡上茶,招呼大家喝上一口,暖一暖身子。我端起杯子吹去浮在杯口上的茶沫,浅浅地喝了一口,嗓子里的凉气便顿时化解了。

对于这里的一切,我都很好奇,我从屋里走到屋外,再从屋外走回屋里,老人见我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主动告诉我,让我不由得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原来这里是武昌湖的尾岸,叫做“六户”,之所以叫这么奇怪的名字,是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从江苏盐城来了六户渔家在湖边安营扎寨,从此以后以船为家,以湖谋生,一直延续着渔家的生活,到了老人已经是第四代,现如今老人以下也有了第四代,算来从第一代来此到老人的重孙已

经是七代了。老人说自己已经78岁,记得小时候父辈曾经回过江苏盐城扫墓,听父亲说祖上离世后都被送回了故土安葬,到了他的父辈去世时就不再送回故土,因为这里已经被接纳为新的家乡了。老人说自己从没有回过盐城,但是知道那里还有自己的宗亲,现在的后代们已经同那里没有了任何联系,不过,盐城是他们的祖根却深深烙在印记里。我道,难怪您老口音依然有些江苏味——我的两个战友曾是江苏盐城人,因此对江苏盐城口音仍有记忆。老人说,六户相对封闭自成一个小社会,所以,乡音历经几代人都没有改变,如今六户已变成了二十多户,另外还有许多后人散居到外地不再以捕鱼谋生了。因为这许多年各家各户都像一家人一样地生活,大家彼此互相帮忙,互相关照,且还因为互通婚嫁,几乎各家各户都成了亲戚,所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族了。老人的儿媳便对我,她的祖籍也是江苏盐城人,她同样是六户的后代。老人很自豪地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从小都是在船上长大,如今都有了各自的家,他们的船经过的其中两户水泥梁柱上的人家就是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家,他们的日子过得也非常舒坦,大儿子也已经有了第三代人做了爷爷,所以自己当上了太祖。如今老人同小儿子在一起生活,带着最小的孙子,日子过得很开心,每天划着船接送小孙子上

学放学,是一份生活中的乐趣。

我很遗憾是在暮色中来到这里,听老人和他的儿子——船主说,在湖边还有很大一片芦苇,芦苇里有许多各类鸟儿在这里过冬。如果是白天来此,会领着我们去芦苇荡。我在老人小儿子的描述中想象着:在阳光下,一丛丛的芦花蓬蓬洒洒,随风摇曳,壮美得让人心醉。我驾着一叶小木船穿行在芦苇里,撞击得芦花如雨一般的飘飞,芦林中的鸟儿们惊起,绕着船儿歌唱,哦!该是何等的快哉?!如果再将船儿划到湖的中心,还会有成群的鱼儿围着船追逐,此时,伸一根长竿,抛一丝细线,做一回姜太公,又是多么的惬意。待夕阳西下时,摇着船楫,唱着小调,在斑驳如胭的水面上荡漾,又是多么的富有诗情画意。

在遐想中,我的思绪在飘飞,甚至飞到了一百多年前——在那靠着柳树的岸边泊着六只小船,其中的一条小船上,我同一群旱渔夫就着一锅热气腾腾的鲜鱼,喝着白干烧酒,脸上冒着热汗,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那是多么的洒脱自在。此时,舱外是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舱内一盏昏黄的鱼灯映照着一张张快乐的豪气冲天的酱红色面孔。那雪飘一夜,我们便对酒当歌一夜,想那酒一定喝得很滋味,那酒也一定喝得很单纯很有情义。

直到坐上了餐桌,吃上了女主人精心烹制的真正的湖中鲜美的鲢鱼,我仍然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我为遐想而激动——忽然间,我的大脑中冒出了一个很俗的问题,一百多年前的鱼儿同现在仍然是一个味么?现在的鱼儿还有当年的鱼儿那么鲜美么?我一时无从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便仔细地品味,希望咀嚼出过往的鲜美。不可否认,虽然鲢鱼烧得让吃惯了清单的我们感觉有些咸重,但是仍然不失鲜美的味道。可是,同是一个湖里的鱼,它真的还是当年风雪中小船上的那种美味么?我很希望是,却又总觉得肯定不是。它——让我纠结,也让我无解。

行将离开时,我真的有一些不舍,我真想好好在此住上一夜,听一听进入夜深后的湖中宁静——或许有风声,有雨声,和不远处芦苇“沙沙”的声音,或者鱼儿吐嘴的声音,但是,我更愿意将它们感受为宁静,这样的宁静比起沉寂更有宁的安逸,和静的妙蕴。我想这一夜,我一定会睡得很香甜,甚至不会做一个梦。当朝霞升起的时候,我要赶紧打开窗户,让第一缕灿烂阳光照耀在我残留着最后一抹青春气息的脸上,让蒸腾着水汽的新鲜空气滋润我迫不及待的胸腔。这时候,最好有两只大雁从我窗前掠过,它们会带着我的期冀向湖的深处飞去……

立在船头挥手离别,孤岛在身后渐行渐远,晚风更加强劲,我却没有了寒意;水花在船的两边飞溅,有星星点点的水花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身上,每落到脸上一滴水花,我便有一阵凉爽的喜悦。有一滴水花落到我的唇上,我尝到了湖水甜甜的滋味。那些水中的房屋变成了一个沉默,它们似乎在悄悄地注视着我们,或是在依依不舍地默默与我们道别。我转过身,很想告诉它们:等着我,我会再来!

冰上之娇

(二首)

□丛奉璋

飞燕

以飞燕的姿勢
滑过冰面
冰鞋的刀刃
划出最美的弧线
牵着
千万双目光
后面见下分秒
当刀尖冲过终点
兴奋变成泪花

玉壶

冰心在玉壶
冰壶
让我想到这句古诗
冰清玉洁
是另一种柳绿花妍
那么沉着又那么冷静
赢了也只轻轻
击一下掌
一脸激情在玉壶

共春风一醉

□沈成武

尽管距离“总把新桃旧符”还有些时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竟使得我早早地想到了春联。我喜欢于古往今来的一些名句绝句中,摇头晃脑,品咂咀嚼。也爱于岁末胡乱写上两句,请人在红纸上书写好,用来装点自己的门面。这也算是一种“言志”的方式吧。

打从可以自己主宰门楣,这种喜好,就不曾间断过。三十多年来,自己所作的对联,虽然芜杂,但生活的印记却烙得很深。回顾我的对联创作,总结起来大抵上历经了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我称作“琳琅语境”。二十岁时,我的第一幅对联被《铜陵报》变成了铅字。记得1982年的那个春节,天气特别的冷,我揣着一团火,挨家挨户去看别人家大门上的对联。当我在老火车站旁边一户人家的大门上看到我的“鹤立五松山瑞气蒸腾,龙卧天井湖祥烟氤氲”的对联时,几乎冻僵的身子一下子被点燃了,火急火燎地回到家,一个人烧掉了半斤淮溪大曲。随后的那几年,我创作对联的兴趣大增,简直到了“人眼皆诗意,无处不春风”的地步。雪花初降,便“邀雪同书漫天白,约梅共寻江南春。”春阳满树,就看“小雨杏花绽正半,微风柳絮吹未匀。”游天井湖,所见所闻,无非是“荆公门前柳益

绿,太白堂中松自香。”登铜官山,便发“凤栖八宝地,狮吼五松城”之感慨。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生活毕竟是极其骨感的,尤其家已成业未立之际,那些天马行空的联语逐渐被挤出笔端。结婚时,住的是单身宿舍,后来有了一间小平房,再后来是一间小平房。它依山而建,时为春夏蚊虫秋风冬寒所困。记得我有一首仿老杜诗意而作的《平房为春雨所困歌》,描摹当时的窘境:“……出入厨房三两步,往来穿突似窜逃。门前一片漂草屑,窗内三尺亦水潦。去年漏痕尚在眼,今春雨足又重描。淫雨连绵未断歇,衾枕衣裳霉又潮。妻把布帚勤沾扫,腰麻手酸神烦躁。最忧小女归学后,掀被据床习课稿。隔壁人家酒菜香,我尚为雨长祷告……”这样日日为生计所迫所思,大门上的对联则是:“陋室室饮美酒不亦乐乎,拥娇女读书何何其快哉。”聊以自嘲胜于自我慰藉。自搭的厨房,七处穿风八处漏雨。对于门上“尽管斑驳春秋,尤能蒸煮日月”的对联,就连初中学历的妻子也能锦上添花地加一横批:“吃屁扇风”。2005年,我终于住上了

楼房,腰包也渐渐地鼓胀起来,大门上洋洋自得地标榜着“何妨诗仙醉醉吟,且看铜官喜喜来”的豪言壮语!厨房宽大明亮的玻璃门上,一副“洗涮淘米三春景,煎炒炸出一桌香”的对联,则道出了小日子的安逸。我把这些烟火味浓郁的对联,称作第二重境界,“人间词语”。

如今,过尽千帆,人逾耳顺。趟过激情的河流,一路风风雨雨地走来,想不淡泊都难。再提笔,自觉有“超然有我”之境界。超然者,身处轶中,心游天外;有我者,无愧衾影,有趣平生。制联技法虽未曾提高,但联语犹如清流泻石上,自然清新了许多。“青山前后左右,春色东西南北。”这一联尽管脱胎于“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却不难看出我心幽静,怡然自得。至于“瓷玉泉石著春色,尊彝鼎彝呈吉祥”一联,除却生活的原始追求,我还有一份不失雅致的兴趣爱好,在可以有所为,也可以有所不为的心境中,竟不知老之将至。

今年的第一场雪,来的急,消融得也快。寒冬已临,春光不远。几乎没有太多的思索,我就拟好了今年的春联:“与泉石偕老,共春风一醉。”人生若许,此乐何及?

怒江漆油茶

□鲍安顺

受到藏文化的影响,云南怒江地区的人自古就有喝酥油茶的风俗习惯,可是酥油茶传到怒江,当地人只不过采用当地特产的漆油代替了酥油,从而创造了漆油茶。

与西藏地区不同,怒江地处亚热带,不产牦牛和酥油,而产丰富的漆树资源。当地的傈僳族、怒族人,用漆油代替酥油制成的茶,香液解渴,营养丰富,它是高原人家千年不变的生活情趣与地域风情,又是极具民族特色的舌尖文化与生存享受。勤劳善良的怒江人,每天饭后喝一杯漆油茶,可以消解吃下的浓汤油脂,可以通畅沉郁的胃肠气血,还可以让味蕾弥漫香流,让身心轻松舒畅,它是当地人盛情待客的特产饮料,也是名扬四方的美味佳肴。

漆油是从漆树果实榨出来的油脂,每到收获漆树果实的季节,当地山民全家人聚在一起,有人上山采摘果实,有人下河欢笑清洗,有人上灶将漆果蒸煮到恰当的时间,再盛装于草藤编织的袋子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放置在榨油的石具上;这时的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把身体依序重重地压在一根长长的粗木杆上,在家长号令长空的叫声中齐声用力下压,藤袋里的漆油汩汩流出,油黄晶亮像泉水一般在阳光下灼亮人们的眼神,那是流淌劳动的成果,弥漫高山民族生存的诗意。

当地人把榨出的漆油放在碗,或者其它形状不同的器皿中,凝固后的漆油又名漆蜡,倒出来像一块块令

人怜爱的工艺模具,呈现出腊黄色或灰褐色。当地也有人把漆油与猪油、菜籽油混合冷却,制成固体油脂。漆油也是当地人特有的食用油。居住在云南怒江地区的怒族、傈僳族,用它炒菜烧汤,烹调五花八门的丰富食物。漆油性温,味辛淡,富含漆树甙、黄酮类、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种维生素及少量蛋白质,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传统的漆油茶是烤茶的近亲,它是将茶饼烤黄后加水煮熬,然后倒入酥油筒内,再将漆蜡切几块放入,又放入盐巴等香料后剧烈地用棍棒搅拌,使酥油变成雾状与茶汤混合在一起后倒出来饮用。制作漆油茶,还可把土罐放在火堂上烧茶,然后把熟茶放入特制茶桶里,再放入漆油、核桃、芝麻、盐和茶水混合为一体,用棍棒上下来回地搅动,直至漆油与茶水交融一体,搅得越均匀味道越好,水油融合的口感越发显得香美滋润。

虽然外地有些人,不习惯漆油的味道,甚至少数人对漆油过敏,但是每天饮漆油茶在怒江地区,却成为了人们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常态习惯。在怒江大峡谷里,这里的饮食习惯,有人认为有一条由此进入西藏的茶马古道——与云南遍布高原的马帮驿道一样,茶道文化成为人们精神范畴的历史记忆,茶叶同丝绸一样,如同生存所需的食盐与粮食,深入到人们生存的环境里,也渗透到人们的生命血液之中。

王经华国画作品集

